

小

2000

年选系列

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上

说

小

2000

年选系列

漓江出版社

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上

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0 中国年度最佳小说·中篇卷/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主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0.12

ISBN 7-5407-2644-X/I·1593

I. 中… II. 中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3011 号

2000 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(上、下)

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*

漓江出版社 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31.625 插页 4 字数 941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5 001—25 000 册

ISBN 7-5407-2644-X/I·1593

定价:4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生活中常有出人意料的事。1997年漓江出版社和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一起策划这个“中国年度最佳小说”项目时，我们对它的成效估量，把握还不小，因为每年都有多种版本的年度小说选集。谁知它出版后很受欢迎，发行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。这样的结果，自然增强了我们的信心，也大大激发了漓江出版社的勇气。他们很快就与有关高资质的部门协作，接连出版了中国年度最佳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等，目前已形成一个系列，一个集年度文学佳作之大成的文库，一个获得好评的图书品牌。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行。对此，我们也感到欣慰。

以往我们编年度选集，都是以作品的原发时间为限，而有时到选集发稿期，由于有些刊物我们还没有收到，就可能出现遗珠之憾。读者对此既表示理解，又建议我们不妨将一些值得入选的“遗珠”，放在翌年的集子中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，我们今后都将这么办。这套2000年度选集中，便有几篇作品，如张贤亮的《青春期》、叶广苓的《醉也无聊》两个中篇和林深的《精弟》等四个短篇，属于1999年度的作品。

当我们回顾2000年中、短篇小说的创作时，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。一方面，我们为不时遭遇平庸寡味的作品而扫兴；另一方面，又为间中还读到有吸引力的好小说而愉悦。可以说，今年小说创作的年成虽仍未尽如人意，但亦有一批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，尤其是中篇小说。

今年我们随手可以列出一批为较多读者认可的篇目，中篇小说如毕飞宇的《青衣》、邓一光的《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》、池莉的《生活秀》、

衣向东的《吹满风的山谷》、王蒙的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》、邓友梅的《陋巷旧闻录》、关仁山的《平原上的舞蹈》、王瑞芸的《戈登医生》、陆涛的《都不是外人》和方明贵的《雪村》等,短篇小说如林斤澜的《“跳”》、苏童的《遇见司马先生》、张洁的《.COM》、阿成的《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》、冯骥才的《俗世奇人》、徐怀中的《或许你看到过日出》、莫言的《天花乱坠》、刘庆邦的《信》、史铁生的《两个故事》和黄燕萍的《又见榭子红》等,都是各具深意和特色的佳作。相信读者们读过这些作品和这个选集中的其他篇目后,会与我们一样地感到高兴。

这些作品,其选材的广泛性、视角的独特性和艺术手法的多样性等自不待言,更可贵的是在表现时代、社会、人物和人际关系时,所展示的思想与艺术功力。它们让读者从有趣的阅读中,满意或比较满意地看到了纷繁的世界,苦乐的人生,曲折的故事,生动的场景,感人的情状,深刻的事理,精雕的形象,复杂的心态,鲜明的个性和人性的多面性,并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人生经验与道德的升华。这样的作品,既承存着我国优秀文学的传统,也或多或少地显露出作者们新的审美创造与追求,体现了我国文学健康发展的方向。

我们希望,活跃在新世纪的中国作家们,沿着我国文学发展的健康之路前进,踏实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写出更多适应新时代的、丰富多样的、为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作品。
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

2000年12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	(1)
青 衣.....	毕飞宇(1)
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	邓一光(48)
青春期.....	张贤亮(104)
陋巷旧闻录.....	邓友梅(172)
平原上的舞蹈.....	关仁山(189)
神 木.....	刘庆邦(243)
都不是外人.....	陆 涛(314)
兄弟冯森与广泰.....	石钟山(360)
拯救父亲.....	白连春(396)
太阳为谁升出来.....	何玉茹(430)
玄 白.....	吴 玄(457)
深深古井巷.....	和晓梅(487)
附 录	(510)

青 衣

毕飞宇*

—

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。宴会都进行到一半了，他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烟厂的老板。乔炳璋是一个傲慢的人，而烟厂的老板更傲慢，所以他们的眼睛几乎没有好好对视过。后来有人问“乔团长”，这些年还上不上台了？炳璋摇了摇头，大伙儿才知道“乔团长”原来就是剧团里著名的老生乔炳璋，80年代初期红过好一阵子的，半导体里头一天到晚都是他的唱腔。大伙儿就向他敬酒，开玩笑说，现在的演员脸蛋比名字出名，名字比嗓子出名，乔团长没赶上。乔团长很好听地笑了笑。这时候对面的胖大个子冲着乔炳璋说话了，说：“你们剧团有个叫筱燕秋的吧？”又高又胖的烟厂老板担心乔炳璋不知道筱燕秋，补充说：“1979年在《奔月》中演过嫦娥的。”乔炳璋放下酒杯，闭上眼睛，缓慢地抬起眼皮，说：“有的。”老板不傲慢了，他把乔炳璋身边的客人哄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，坐到乔炳璋的身边，右手搭到乔炳璋的肩膀上，说：“都快二十年了，怎么没她的动静？”乔炳璋一脸的矜持，解释说：“这些年戏剧不景气，筱燕秋女士主要从事教学工作。”烟厂老板一听这话直着腰杆子反问道：“什么景气？你说说什么景气？关键是钱。”老板向乔炳璋送出他的大下巴，莫名其妙地颁布了他的命令，说：“让她唱。”乔炳璋的脸上带上了狐疑的颜色，试探性地说：“听老板的意思，老板想为我们搭台啰？”老板的脸上重又傲慢了，他一

* 毕飞宇 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。1983年入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小说创作。现在江苏南京某报社工作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上海往事》，中篇小说集《慌乱的指头》、《祖宗》等，曾获《人民文学》小说创作奖。《哺乳期的女人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。

傲慢脸上就挂上了伟人的神情。老板说：“让她唱。”乔炳璋对小姐招招手，让她给自己换上白酒。炳璋捏着酒杯站起身，说：“老板可是开玩笑？”老板不仅傲慢，还严肃，一严肃就像作报告。老板说：“我们厂没别的，钱还有几个。——你可不要以为我们光会赚钱，光会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，我们也要建设精神文明。干了。”老板没有起立，乔炳璋却弓着腰站起来了。他用酒杯的沿口往老板酒杯的腰部撞了一下，仰起了脖子，酒倒杯干。乔炳璋激动了。人一激动就顾不上自己的低三下四。乔炳璋连声说：“今天撞上菩萨了，撞上菩萨了。”

《奔月》是剧团身上的一块疤。其实《奔月》的剧本早在1958年就写成了，是上级领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剧团的。他们打算在一年之后把《奔月》送到北京，献给共和国10周岁的生日。可是，公演之前一位将军看了内部演出，显得很不高兴。他说：“江山如此多娇，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？”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说绿了，浑身竖起了鸡皮疙瘩。《奔月》当即下马。

严格地说，后来的《奔月》是被筱燕秋唱红的，当然，《奔月》反过来又照亮了筱燕秋。戏运带动人运，人运带动戏运，戏台本来就是这么回事。不过这已经是1979年的事了。1979年的筱燕秋年方19，正是剧团上下一致看好的新秀。19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，她的运眼、行腔、吐字、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，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，除了青山隐隐，就是此恨悠悠。说起来15岁那年筱燕秋还在《红灯记》中客串过一次李铁梅的，她高举着红灯站立在李奶奶的身边，没有一点铮铮铁骨，没有一点“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”的霹雳杀气，反倒秋风秋雨愁煞人了。气得团长冲着导演大骂，谁把这个狐狸精弄来了！

但到了1979年，《奔月》第二次上马了。试装的时候筱燕秋的第一声导板就赢来了全场肃静。重新回到剧团的老团长远远地打量着筱燕秋，嘟哝说：“这孩子，黄连投进了苦胆胎，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。”

老团长是坐过科班的旧艺人，他的话一言九鼎。19岁的筱燕秋立马变成了A档嫦娥。B档不是别人，正是当红青衣李雪芬。李雪芬在几年前的《杜鹃山》中成功地扮演过女英雄柯湘，称得上红极一时。但是，在A档

和B档这个问题上,李雪芬表现出了一位成功演员的得体与大度。李雪芬在大会上说:“为了剧团的明天,我愿意做好传帮带,我愿意把我的舞台经验无私地传授给筱燕秋同志,做一个合格的接力棒。”筱燕秋眼泪汪汪地和同志们一起鼓了掌。《奔月》被筱燕秋唱红了。剧组在各地巡回演出,《奔月》成了全省戏剧舞台上最轰动的话题。所到之处,老戏迷抚今追昔,青年人则大谈古代的服装。全省的文艺舞台“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”,迎来了他们的“第二个春天”。《奔月》唱红了,和《奔月》一样蹿红的当然是当代嫦娥筱燕秋。军区著名的将军书法家一看完《奔月》就豪情迸发,他用苍松翠柏般的遒劲魏体改换了叶剑英元帅的伟大诗篇:“攻城不怕坚,攻戏莫畏难,梨园有险阻,苦战能过关。”下面是一行行书落款:“与燕秋小同志共勉。”将军书法家把筱燕秋叫到了家中,他在抚今追昔之后亲自将一条横幅送到了筱燕秋的手上。

谁能料得到“燕秋小同志”会自毁前程呢。事后有老艺人说,《奔月》这出戏其实不该上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,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命。《奔月》阴气过重,即使上,也得配一个铜锤花脸压一压,这样才守得住。后羿怎么说也应当是花脸戏,须生怎么行?就是到兄弟剧团去借也得借一个。否则剧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乱子,否则筱燕秋怎么会做那样的事?

《奔月》剧组到坦克师慰问演出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。这一天李雪芬要求登台。事实上,李雪芬的要求不过分。她毕竟是嫦娥的B档。相反,过分的倒是筱燕秋。《奔月》公演以来,筱燕秋就一直霸着毡毯,一场都没有让过。嫦娥的唱腔那么多,戏那么重,筱燕秋总是说自己“年轻”,“没问题”,“青衣又不是刀马旦”,“吃得消的”。其实大伙儿早就看出来,闷不吭声的筱燕秋心气实在是太旺了,有吃独食的意思。这孩子的名利心开始膨胀了,想着法子横在李雪芬的面前。可是谁也没法说,领导一找她,她漂亮的小脸就成了猪肝。筱燕秋没心没肺,就有猪肝,她是做得出来的。领导们只能反过来给李雪芬做工作,让她“多指点指点年轻人”,“多扶持扶持年轻人”。可是李雪芬这一次的理由很充分,李雪芬说,她演《杜鹃山》的时候就经常下部队,今天上午还有很多战士冲着她喊“柯湘”呢,她在部队有观众基础,她不上台,“战士们不答应”。

李雪芬在这个晚上征服了坦克师的所有官兵,他们从嫦娥的身上看到

到了当年柯湘的影子,当年的柯湘头戴八角帽,一双草鞋,一把手枪,威风凛凛的。而今夜的柯湘却穿起了古装。李雪芬嗓音高亢,音质脆亮,激情奔放,这种高亢与奔放经过十多年的巩固与发展,业已构成了李雪芬独特的表演风格,即李派唱腔。基于此,李雪芬在舞台上曾经成功地塑造过一连串的巾帼豪杰,透过李雪芬的一招一式,观众们可以看到女战士慷慨赴死,女民兵英姿飒爽,女知青豪情冲天,女支书须眉不让。李雪芬在这个晚上重点展示了她的高亢嗓音,战士们有组织地给她鼓掌,掌声整齐而又有力量,使人想起接受检阅的正步方阵。没有人注意到筱燕秋。其实戏演到一半,筱燕秋已经披着军大衣来到舞台了,一个人站立在大幕的内侧,冷冷地注视着舞台上的李雪芬。谁都没有注意到筱燕秋,谁都没有发现筱燕秋的脸色有多难看。厄运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降临了,它笼罩着筱燕秋,同时也笼罩着李雪芬。《奔月》演完了。五次谢幕之后,李雪芬来到了后台,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掩抑的飞扬神采。李雪芬就是在这个时候和筱燕秋在后台相遇了,面对面:一个热气腾腾,一个寒风飕飕。李雪芬一看见筱燕秋的脸色便主动迎了上去,左手拉着筱燕秋的右手,右手拉着筱燕秋的左手,说:“燕秋,都看了?”筱燕秋说:“看了。”李雪芬说:“还行吧?”筱燕秋却不开口。说话的工夫许多人已经走上来了,围在了她们的四周。李雪芬掀掉肩膀上的军大衣,说:“燕秋,我正想和你商量呢,你看看这样,这样,这句唱腔我们这样处理是不是更深刻一些,哎,这样。”李雪芬这么说着,手指已经跷成了兰花状,一挑眉毛,兀自唱了起来。艺人们都是知道的,同行是冤家,即使是师傅传艺,“宁教一声腔,不教一个字,宁教一个字,不教一口气”。可是李雪芬不。她把李派唱腔的一字一气毫无保留地演示给了筱燕秋。筱燕秋不声不响,只是望着李雪芬。人们站立在李雪芬和筱燕秋四周,默默地看着剧团里的两代青衣,一个德艺双馨,一个谦虚好学,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令人感慨的一幕,这个令人心宽的一幕。但是筱燕秋的眼神很快就出了问题了,是那种极为不屑的样子。所有的人都看得出,燕秋这孩子的心气实在是太旺了,心里头不谦虚就算了,连目光都不谦虚了。李雪芬却浑然不觉,演示完了,李雪芬对着筱燕秋探讨性地说:“你看,这样,这才是旧社会的劳动妇女。我们这样处理,是不是好多了?”筱燕秋一直瞅着李雪芬,脸上的表情有些说不上来路。“挺好,”筱燕秋打断了李

雪芬,笑着说,“只不过你今天忘了两样行头。”李雪芬一听这话就把双手捂在了身上,又捂到头上,慌忙说:“我忘了什么了?”筱燕秋停了好大一会儿,说:“一双草鞋,一把手枪。”大伙儿愣了一下,但随即就和李雪芬一起明白过来了。燕秋这孩子真是过分了,眼里不谦虚就不谦虚吧,怎么说嘴上也不该不谦虚的!筱燕秋微笑着望着李雪芬,看着热气腾腾的李雪芬一点一点地凉下去。李雪芬突然大声说:“你呢?你演的嫦娥算什么?丧门星、狐狸精,整个一花痴!关在月亮里头卖不出去的货!”李雪芬的脚尖一踮一踮的,再一次热气腾腾了。这一回一点一点凉下去的却是筱燕秋。筱燕秋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,鼻孔里吹的是北风,眼睛里飘的却是雪花。这时候一位剧务端过来一杯开水,打算给李雪芬焐焐手。筱燕秋顺手接过剧务手上的搪瓷杯,“呼”的一下浇在了李雪芬的脸上。

后台立即变成了捅开的马蜂窝。筱燕秋愣在原处,看着无序的身影在自己的面前急速穿梭,耳朵里充斥着慌乱的脚步声。脚步声轰隆轰隆的,从后台移向了过道,从过道移向了远处,最后变成了远处汽车的马达声。眨眼的工夫后台就空荡荡的了,而过道更空荡,像通往月亮的路。筱燕秋站立在原处,愣了好大一会儿,沿着寂静的过道拐进了化妆间。筱燕秋站在镜子面前,吃惊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。直到这个时候筱燕秋才弄明白自己到底干了什么。她失神地望着自己的双手,一屁股坐在了化妆间的凳子上。

保温杯里的水到底有多烫,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事情的“性质”永远决定着事态的严峻程度。一心扶持筱燕秋的老团长气得晃起了脑袋,他把中指与食指并在一处,对着筱燕秋的鼻尖晃了十来下。老团长说:“你,你,你,你你你你你呀——啊!”老团长急得都不会说话了,就会背戏文,“丧尽天良本不该,名利熏心你毁就毁在妒良才!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筱燕秋说。

“又是哪样?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筱燕秋泪汪汪地说。

老团长一拍桌子,说:“又是哪样?”

筱燕秋说:“真的不是这样的。”

筱燕秋离开了舞台。嫦娥的A角调到戏校任教去了,而B角则躺在

医院不出来。《奔月》第二次熄火。“初放蕊即遭霜雪摧，二度梅却被冰雹插。”《奔月》没那个命。

二

谁能想到《奔月》会遇上菩萨呢。

启动资金终于到账了。这些日子炳璋一直心事重重。他在等。没有烟厂的启动资金，《奔月》只能是水中月。其实炳璋只等了11天，可是炳璋就好像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岁月。等钱的日子炳璋发现，钱不只是数量，还是时光的长度。这年头钱这东西越来越古怪了。

但是，炳璋没有料到反对筱燕秋重新登台的力量如此巨大，预备会在筱燕秋能不能登台这个问题上僵持住了。炳璋把玩着手上的圆珠笔，一直在听。后来他把手上的圆珠笔丢到会议桌的桌面上，上身靠在了椅背。炳璋笑了笑，说：“你们还是让步吧，人家可是点了筱燕秋的名。这年头给钱让步，不丢脸。”会议室里一片沉默。人们不说话。不说话虽说还是反对，但通融的余地肯定就大了。幸亏李雪芬离开剧团开饭店去了，要不然，李派唱腔的高亢嗓音炳璋现在可是招架不住的。大伙儿继续沉默，不说是，也不说否。但无声有时就是默许。炳璋顺势利导，很含糊地说：“我看就这样了吧。”

然而，谁担纲B档，问题又来了。对一个演员来说，给当红演员做B档，本来就是一个寒碜人的角色，更何况又是筱燕秋的B档呢。还是老高出了一个好主意，B档让筱燕秋自己在学生里头挑。筱燕秋忌妒心再重，再名欲熏心、利欲熏心，总不能和自己的弟子争风。大家都说好。可是老高接下来的一句话让炳璋心里不踏实了。老高说：“我看你们都白说，20年过去了，筱燕秋也40岁的人了，她的嗓子还能不能扛得住？我看玄。”这句话让炳璋觉得自己真的疏忽了，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？毕竟是20年哪。20年，什么样的好钢不给你锈成渣？炳璋偷偷地叹了一口气。会议开来开去，在筱燕秋一个人的身上就纠缠了将近两个小时。这哪里是筹备？简直是回顾历史。没钱的时候想钱，钱来了却不知道怎么花。钱这东西不只是时光的长度，还有历史的脸色。钱这东西现在实在是太古怪了。

炳璋想听筱燕秋溜溜嗓子，这是必须的。要不然，烟厂的钱再多，还不

如拿来卷鞭炮去放响呢。筱燕秋依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会议室，刚一落座，炳璋发现自己又冒失了。很空的会议室里头只有他们两个，炳璋坐在这头，筱燕秋坐在那头，中间隔了一张长长的椭圆桌，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。筱燕秋胖了，人却冷得很，像一台空调，凉飕飕地只会放冷气。炳璋打算先和筱燕秋谈一谈《奔月》的，可《奔月》是筱燕秋永远的痛，炳璋越发不知道从哪儿开口了。

炳璋有几分惧怕筱燕秋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炳璋比筱燕秋还大出一个辈分，不过筱燕秋脾气戏校里头可是有名的。这个女人平时软绵绵的，一举一动都有些逆来顺受的意思，有点像水。但是，你要是一不小心冒犯了她，眨眼的工夫她就有可能结成了冰，寒光闪闪的，用一种愚蠢而又突发性的行为冲着你玉碎。所以戏校食堂里的师傅们都说，“吃油要吃色拉油，说话别找筱燕秋”。炳璋不知道怎么和筱燕秋挑开话题，就开始和筱燕秋聊。一会儿聊她的生活，一会儿聊她的教学、学生，还扯到了天气。有些前言不搭后语。东扯西拽了几分钟，筱燕秋闷头闷脑地说：“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？”炳璋被堵住了，心里头一急，脱口说：“你亮个相吧。”筱燕秋望着炳璋，把两只胳膊放到桌面上来，抱成了一个半圆，却又看不出任何风吹草动。筱燕秋毫无表情地望着炳璋，突然说：“想听什么？是西皮《飞天》还是二黄《广寒宫》？”《飞天》和《广寒宫》是《奔月》里著名的唱腔选段，筱燕秋因为《奔月》倒了20年的霉，这刻儿主动把话题扯到《奔月》上去，无疑就有了一种挑衅的意思，有了一种子弹上膛的意思。炳璋本能地直了直上身，等着筱燕秋的唇枪舌剑。不过炳璋手里有牌，倒也没有过分担心。炳璋说：“那就来一段二黄。”筱燕秋站起身，离开座椅，拽了拽上衣的前下摆，又拽了拽上衣的后下摆，把目光放到窗户的外面去，凝神片刻，开始云手，运眼，依依呀呀地居然进了戏。她的嗓音还是那样地根深叶茂。炳璋还没有来得及诧异，一阵惊喜已经袭上了心头。一个贪婪而又充满悔恨的嫦娥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了。炳璋闭上眼睛，把右手插进裤子的口袋，跷起了4只手指头，慢慢地敲了起来，一个板，三个眼，再一个板，再三个眼。

筱燕秋一口气唱了15分钟。炳璋睁开眼，眯起来，仔细详尽地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。这段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有极为复杂的表现难度，音域又那么宽，一个离开戏台20年的演员能把它一口气完成下来，

答案只有一个,她一直没有丢。炳璋歪在椅子上头,没有动。但是,他在暗中唏嘘感叹了一回。20年,20年哪。炳璋有些百感交集,对筱燕秋说:“你怎么一直坚持下来了?”

“坚持什么?”筱燕秋说,“我还能坚持什么。”

炳璋说:“20年,不容易。”

“我没有坚持,”筱燕秋听懂炳璋的话了,仰起脸说,“我就是嫦娥。”

筱燕秋从炳璋的办公室里出来,人却恍惚了。这是10月里的一个日子,一个有风有阳光的日子,像春天。风和阳光都有些明媚,都有些荡漾,但是恍惚,像梦寐,萦绕在筱燕秋的周遭。筱燕秋踩着自己的身影,就这么在马路上游走。后来筱燕秋停下了脚步,迷迷糊糊朝四下打量。筱燕秋低下头,失神地看着自己的身影。现在正是午后,筱燕秋的影子很短,胖胖的,像一个侏儒。筱燕秋注视着自己的身影,夸张变形的身影臃肿得不成样子。仿佛泼在地上的一摊水。筱燕秋往前走了几步,地上的身影像一个巨大的蛤蟆那样也往前爬了几大步。筱燕秋突然凝神了,确信了这样一个事实:地上的身影才是自己,而自己的身体只是影子的附带物。人就是这样,都是在某一个孤独的刹那突然发现并认清了自己的。筱燕秋的眼神再一次茫然了,伤心与绝望成了10月的风,从一个不确切的地方吹来,又飘到一个不确切的地方去了。

筱燕秋突然决定减肥,立即就减。

在命运出现转机的时候,女人们习惯于以减肥开启她们的崭新人生。筱燕秋叫了一辆红夏利,直奔人民医院而去。人民医院是筱燕秋的伤心之地。这么多年了,即使在肾脏闹得最厉害的日子,筱燕秋也没有到这家医院就诊过一次。她的命运其实就是在人民医院彻底改变的,或者说,她的内心就是在人民医院彻底被击垮的。李雪芬住院的第二天,筱燕秋就被老团长逼到人民医院来了。李雪芬躺在医院里发过话了,只有筱燕秋自我批评的“态度”让她满意,她才可以考虑“是不是放她一马”。老团长一心想保筱燕秋,这一点全团上下都是知道的。老团长亲手给筱燕秋写了一份检查,让她到医院里念。事态是明摆着的,筱燕秋必须在李雪芬的面前走好这个场,剩下来的话才能往下说。筱燕秋看完检查书,合起来,急了。她一急就更加愚蠢。筱燕秋拼命地辩解说:“我没有嫉妒她,我不是故意想毁了

她。”老团长盯着筱燕秋，到了这样的光景这孩子的心气还这么旺，老团长的眼睛都气红了。就想抽她一耳光，怔了好半天又下不了手。老团长甩开了胳膊，大声说：“大牢我呆过7年，我可不想到那地方去看你！”筱燕秋望着老团长的身影，她从老团长的背影里头看清了自己潜在的厄运。

筱燕秋还是到人民医院去了。李雪芬躺在床上，脸上蒙着一块很大的白纱布。团里的领导都在，《奔月》的主创也在，高高矮矮站了一屋子。筱燕秋把两手叉在小肚子前面，走到李雪芬的床前，耷拉着两只眼皮。她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开始骂。她把自己的祖宗八代里里外外都骂了一遍，骂成了一摊屎。骂完了，病房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只有李雪芬在纱布的后面干咳了一声。气氛顿时压抑了。没有人好说什么。李雪芬到现在都没有把筱燕秋告到公安局去，已经算对得起她了。筱燕秋承受不了这样的压抑，泪汪汪地四处找人。老团长站在门框的旁边，对她瞪起了眼睛。筱燕秋没有退路了，她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掏出检查书，一层一层地打开来，开始念。筱燕秋像油印打字机那样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。念完了，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检查书的内容最终肯定了检查者的“态度”。李雪芬把脸上的纱布掀开来，她的脸上紫红了一大块，涂着一层油亮亮的膏。李雪芬接过检查书，拉起筱燕秋的手，笑着说：“燕秋，你还年轻，心胸要宽，可不能再这样了。”筱燕秋看到了李雪芬的笑。还没看清，李雪芬却又把脸盖上了。筱燕秋感到李雪芬的笑容才是一杯水，并不烫，浇在了筱燕秋的心坎上。“嗷”的一下，筱燕秋如焰的心气就彻底熄灭了。

筱燕秋走出病房的时候满天都是大太阳。她走到楼梯口，站在扶手的旁边停下了脚步，转过头来。她看到了老团长如释重负的叹息。老团长对她点了点头。筱燕秋就那么望着老团长，突然也笑了一下，可是没能收住。她笑出了声来，一阵一阵的，两个肩头一耸一耸的，像戏台上须生或者花脸才有的狂笑。许多人都听到了筱燕秋出格的动静，他们从病房里探出脑袋，一起望着筱燕秋。筱燕秋就知道傻笑，膝盖一软，顺着楼梯的沿口一头栽了下去，从四楼一直滚到了三楼半。大伙儿跟下来，筱燕秋趴在水磨石地板上，听见老团长不停地对众人说：“态度还是好的，态度还是深刻的。”

都20年了。筱燕秋挂的是内分泌科，开过药，筱燕秋特地绕到了后院。20年了，筱燕秋远远地看见了那座病房楼。一些人在那里进进出出。

楼已经不是老样子了,墙面贴上了马赛克,但是屋顶、窗户和过廊一如过去,这一来又似乎还是老样子。筱燕秋立在那里,发现生活并不像常人所说的那样,在伸向未来,而是直指过去。至少,在框架结构上是这样的。

筱燕秋比平时到家晚了近一个小时,女儿已经趴在餐桌上做作业了。筱燕秋打开门,丈夫正歪在沙发里头看电视,电视只有画面,没有声音。筱燕秋提着人民医院的药袋,懒懒地倚在了门框上,疲惫地看着自己的丈夫。丈夫从筱燕秋的神情里头感到了某些异样,连忙走上来。筱燕秋把药袋递到丈夫的手上,一径往卧室去,进了卧室就把卧室的门反关上了。丈夫把目光从筱燕秋的身上移到药袋里面,疑疑惑惑地掏出药盒子,反过来复过去地看。药盒子上全是外文,一副看不到底又望不到边的样子,这一来事态就进一步严峻了。丈夫从药盒子上预感到了大难,匆忙跟进卧室。刚一进门筱燕秋便扑在了他的身上,胳膊箍住他的脖子,用力往里收。她的腹部贴在他的腹部,一吸一吸的。他感到了她的努力。她用力忍着,一种强烈而又迅猛的伤恸。丈夫手里的药袋掉在了地上,大祸真的临头了。丈夫的身体向后退了一步,“咚”的一声,卧室的门重又关死了。丈夫就那么拥着自己的妻子,毁灭性的念头在脑袋里串来串去。筱燕秋终于开口了,她哭着说:“面瓜,我又上台了。”面瓜似乎没听清,拨过筱燕秋的脑袋,用那种侥幸的和将信将疑的目光再一次打量妻子。筱燕秋说:“我又能上台了。”面瓜一把把筱燕秋推开了,惊魂未定,脱口说:“至于嘛,你!弄成这样!”筱燕秋有些不好意思,瞥了一眼面瓜,笑了笑,却不停地掉泪,自语说:“我就是难过。”面瓜打开门,准备给妻子热晚饭,女儿却怯生生地堵在房门口。面瓜逃出了假想中的劫难,骨头都轻了,故意拉下脸来,粗声恶气地说:“做作业去!”

筱燕秋把面瓜拉住了,对女儿招了招手,示意女儿过来。她让女儿坐到自己的身边,端详起自己的女儿。女儿一点都不像自己,骨骼大得要命,方方正正的,全像她老子。但是筱燕秋今天晚上觉得自己的女儿特别地耐看,细细地推敲起来还是像自己,只是放大了一号。面瓜又要上厨房,筱燕秋说:“你不要做,我要减肥。”面瓜站在卧室的门口,不解地说:“你肥什么?我什么时候说你肥了。”筱燕秋把巴掌放到女儿的头顶上去,说:“你不嫌我肥,观众可不承认嫦娥是个胖婆娘。”

幸运的夫妻最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命令孩子上床。等孩子入睡了，他们好回到自己的床上，开始他们的庆典。幸福的夜晚都是宁静似水的，但又是轰轰烈烈的。这个夜晚实在让面瓜喜出望外，他上上下下地忙，里里外外地忙，进进出出地忙。都不知道怎么好了。

面瓜是一个交通警察，从部队上下来的，五大三粗，就是不活络。说起婚姻，面瓜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娶上一位国营企业的正式女工。面瓜做梦也没有想到著名的美人嫦娥会成为自己的老婆。真的像一个梦。

面瓜的婚姻算得上一桩老式婚姻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新鲜花样。先是由介绍人在公园的一棵柳树下面介绍他们认识了。接下来便是“谈”。“谈”了一些日子，匆匆便步入了洞房。

这时的筱燕秋绝对是一个冰美人。她在公园鹅卵石的路面上不像一个行人，而更像一个梦游者，一个失魂的走尸。不过女人的落魄不仅没有妨碍女人的美丽，反而让她们炫目起来了。对于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来说，落魄会赋予她们额外的魅力，在体貌的姣好之外，附带上一种气息的美——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、招人怜爱的异质。面瓜一见到筱燕秋两只手就凉了，心口也凉了。筱燕秋一身寒气，凛凛的，像一块冰，要不像一块玻璃。面瓜顿时就自惭形秽了。面瓜甚至在暗中抱怨起介绍人来了，再怎么说他面瓜也配不上这样亮晶晶的美人的。面瓜小心翼翼地陪着筱燕秋沿着鹅卵石的路面往前走，筱燕秋不说话，面瓜就更不敢说了。最初的那些日子面瓜不是“谈”恋爱，简直是受罪。然而，这份罪受起来又有一分说不出来的甜蜜的。筱燕秋还是那么凛凛的，魂不守舍的，瞳孔里虚散着目光的。面瓜起初以为筱燕秋看不上他，可是又不像。只要面瓜约她，筱燕秋总是会病歪歪地准时到达的。面瓜一点都不知道筱燕秋现在的心思，筱燕秋中了邪了，她铁定了心思一心要把自己嫁出去，越快越好。但是筱燕秋却又不好好“谈”。她不说话，就知道和面瓜一起走。面瓜在筱燕秋的面前自卑得要了命，一点想像力都没有了。他反反复复地把筱燕秋约到公园的那条鹅卵石路上去，——既然他们是在那儿认识的，他们的“恋爱”就只能和必须在那儿“谈”了。筱燕秋从来不问心思以外的事，她只是面瓜的影子。面瓜怎么走她怎么走，面瓜往哪儿走她往哪儿走。其实面瓜也不知道往哪儿走，但是第一次既然那么走了，第二次当然也那样走。以此类推。他